

表意汉字的构造与意象图式思维

周 运 会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文章探讨了汉字构造与意象图式思维之间的关系。构造反映意象图式的表意汉字有两类:一类是汉字的形体直接模拟了造字主体心智中的意象图式,并藉字形表达事物的关系或动态模式概念。另一类是汉字的构造所反映的是认知主体心智中的意象,意象图式即蕴涵于字形所表达的意象中,且在意义的表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字形结构蕴涵有相同意象图式的表意汉字所表达的意义往往相同或相近。汉字是华夏先民的认知成果,对汉字构造中意象图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华夏先民的认知心理,并进一步认识汉字构造的理据和规律。

[关键词] 汉字; 意象; 意象图式; 隐喻

[中图分类号] H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3-0094-04

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图式来自人与世界的互动体验,是比意象(image)更加概括和抽象的心智表征,是隐喻映射的基础。“‘意象图式’能够以类推的方式来建构无限的感知、意象、事件等。”^[1] 意象图式和意象都是前概念的认知结构,对概念的形成、理解和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汉字的创造和表现方式都与意象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2-3],可以说,汉字是意象思维的产物。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汉字构造表意与意象图式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现状,根据在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意象图式”和“汉字”所进行的搜索,和对与这两个关键词有关的论文的阅读,目前所发现的只有一篇探讨汉字结构与意象图式的论文^[4],这篇文章主要是就汉字的结构,提出了以下几种意象图式:(1)外包结构;(2)内包结构;(3)上下结构;(4)左右结构。这些结构似乎与莱考夫^[5](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6](Johnson Mark)所提出的意象图式关系不大,而且,出发点是汉字的结构,并没有涉及到构造表意的问题。因此,对于汉字构造表意与意象图式的关系,目前尚缺乏相应的研究。

一 什么是意象图式

概念隐喻理论的创始人莱考夫和约翰逊于1987年分别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出并论述了意象图

式理论^[5-6]。“意象图式是在持续的认知活动中反复再现的模式(pattern)、形状(shape)和规律(regularity)。”^{[6]29}“意象图式是感知互动及感觉运动中不断再现的动态模式,这种模式赋予我们的经验以连贯性和结构。”^{[6]xiv} 意象图式以感知觉经验为基础,是图式化的意象,是比具体意象更为抽象的前概念的认知结构,反映了事物、事件或现象中反复出现的关系模式。意象图式并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知觉模式,但其中视觉意象图式占主导地位。约翰逊列出了27个基本的意象图式,如CONTAINER(容器图式),BALANCE(平衡图式),BLOCKAGE(阻塞图式),ATTRACTION(吸引图式),PATH(路径图式),LINK(连接图式),CENTER-PERIPHERY(中心—边缘图式),CYCLE(循环图式),PART-WHOLE(部分—整体图式),FULL-EMPTY(满—空图式),CONTACT(接触图式),COLLECTION(聚集图式)等^{[6]126}。“因为意象图式是通过空间关系经过高度抽象而获得的,因此绝大多数意象图式可以用线条等简单图形来表示。当然,图形本身并不是意象图式,它只不过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模拟。”^[7] 如路径图式(PATH)^{[6]115}、循环图式(CYCLE)^{[6]121}可以用图形表示如图1:

二 汉字和意象

华夏先民通过观物取象,依类象形创造了汉字。

[收稿日期] 2014-04-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说文解字》字(词)汇隐喻语料库的汉英隐喻语言模式比较”资助(编号:12BYY005)

[作者简介] 周运会(1981-),女,河南舞阳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汉字可以分为独体的文和合体的字,《说文解字·叙》(以下简称《说文解字》为《说文》):“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文”包括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最基础的汉字,指事字又被称为“象事”字,有两种:一种以图形的方式描摹了事物的抽象关系,如“一”、“二”、“上”、“下”;另一种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附加标指性符号构成的,如“本”、“末”、“曰”、“甘”。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以形表意的符号,字形的来源是造字主体心智中的意象。典型的象形字如☉(日),☾(月),水(水),火(火),艸(草),木(木),人(人),手(手),心(心),口(口),都是符号化的意象,字形通过唤起认知主体心智中的意象而指向所表达的概念。汉字构造中符号化的意象不仅能表达具体的事物,还能通过转喻和隐喻表达抽象的概念。如高(高)字以楼观的形象转喻其特征“高”,“大”以一个四肢伸展的人的形象转喻其特点“大”;永(永)以空间中河流的形象隐喻时间的长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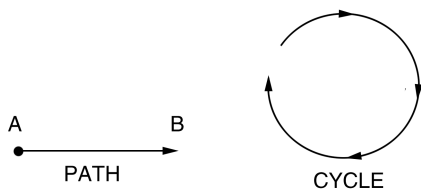


图1 路径图式和循环图式

三 表意汉字构造中的意象图式

(一) 字例

汉字的形体构造不仅反映了造字主体心智中的意象,还反映了造字主体心智中的意象图式,接下来我们就对汉字表意构造中的意象图式做一番探讨。

1、“上”、“下”图式:甲骨文“上”(上)、“下”(下)以一条短线和一条长线的相对位置关系表达“上”、“下”这两个抽象的空间概念,短线在长线之上是“上”,在长线之下是“下”。“上”、“下”二字的构造与认知语言学家所描述的“上”、“下”空间的静态意象图式^[8]相似,说明先民在造这两个字时,运用了心智中关于“上”、“下”的认知意象图式。

2、“回旋”图式:甲骨文“回”字形作“回”,《说文·口部》:“回,转也。从口中,象回转型。”“回”以螺旋形的线条描述了事物回转的轨迹。“亘”(音xuan)从“回”构形,小篆做“回”,《说文·二部》:“求回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回形。上

下,所求物也。”“亘”由“回”分化而来,甲骨文字形与“回”相同,二者古本一字^[9]。从“亘”声构成的字有“宣”、“垣”、“𨇗”、“𨇘”等。《说文·宀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宀𨇗声。”段玉裁注《说文》“宣”下:“天子宣室。盖礼家相传古语。引伸为布也。明也。徧也。通也。缓也。散也。”“宣”有遍布的意思,这个意义从“亘”而来,“亘”义为回旋,回旋则遍布。《说文·土部》:“垣,牆也。从土亘声。”“垣”是短墙,有围绕遮蔽的作用,从“亘”声亦取其义。《说文·走部》:“𨇗,田,易居也。从走亘声。”𨇗指换田而耕,换庐而住。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此(𨇗)当是盘桓之本字,后世作桓者,借字也。”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因引申为凡循复之称,故古代轮流休耕之制谓之𨇗田。”“𨇗”中“亘”声兼表义。《说文·口部》:“𨇘,朝鲜谓儿泣不止曰𨇘。从口,宣省声。”“亘”本义为回旋,回旋往复有不止之意,“𨇘”不仅从“亘”得声,亦取其义。在“宣”、“垣”、“𨇗”、“𨇘”四字中,“亘”是一个兼表义的声符,所表示的意义均由“回”中的回旋图式引申而来,也就是说,古人造这四个字的认知理据都是心智中的回旋意象图式。

3、“循环”图式:《说文·勺部》:“旬,徧也。十日为旬。从勺、日。”“旬”的甲骨文字形为“旬”,“日”是后来加上去的义符,表示“旬”所记词义与时间有关。《上古汉语词典》:“旬,指十天。从甲日到癸日指一句。”^[10]古代计日,十日为一个小循环,所以甲骨文的“旬”画一个圈表示时间的循环。从“旬”的字形我们可以窥见古人对时间的理解:一圈圈地循环,周而复始;这种循环相对抽象,但通过蕴涵于字符“旬”中的空间循环图式,得到了形象化的表达。

4、“包围”图式:《说文·口部》:“口,回也。象回匝之形。凡口之属皆从口。”《玉篇·口部》:“口,古围字。”“口”的本义为围绕,金文字形为“口”,与“回”字的甲骨文字形“回”相似,后来为了书写的方便,字形变为方形的“口”。《说文》“口”部字中“口”在构字时表达的意义大致有三类:圆形,如“圜”、“團”等;回转,如“囡”、“圉”等;包围,如“圈”、“囿”、“圖”、“圍”等;其中最后一个意义构字最多,这当与“口”本身的围绕义有关。“口”的字形反映了古人对于“圆形”、“包围”和“回转”的认知图式。

汉字“回”(回)、“亘”(亘)、“旬”(旬)、“口”(口)的字符形式都是绕圈的线条,但前三个字符所绕的圈没有封闭,故而多用来表达“回转”、“循环”之义,而“口”是一个封闭的形状,因此常用来表达“包围”的

意义。“回”、“𠔁”和“句”三个字的字符形式反映了人类基本意象图式中的循环图式(见图一循环图式 CYCLE),这个循环图式是一个有方向的环形轨迹,与上述表达回转、循环之义的古汉字字符形式很是相像。“口”作为构字部件多用来表达环绕包围的意义,所表达的“包围”图式与人类基本意象图式中的容器图式(CONTAINER)^{[6]126}相类。

5、“背离”图式:“八”字,甲骨文作,字形用两个方向相反的笔画表示分别背离之义。《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王筠《说文释例》:“此象人意中之形,非象人目中之形也。凡非物而说解云象形者皆然。”“分”字从“八”,所记录的词义为“分别”;“公”字也从“八”,《说文·八部》:“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𠔁”的字形正如王筠所言“象人意中之形”,表达了造字主体关于“分别背离”的认知图式。字形体现了“背离”图式的汉字还有“北”、“非”、“舛”、“𡗗”、“乖”(乖)。《说文·北部》:“北,乖也。从二人相背。”《说文·非部》:“非,违也。从飞下翅,取其相背。”《说文·舛部》:“舛,对卧也。从文𠔁相背。凡舛之属皆从舛。”《说文·臣部》:“𡗗,乖也。从二臣相违。读若𡗗。”《说文·𠔁部》:“𠔁,戾也。从𠔁而𠔁(𠔁),古文别。”“北”、“非”、“𡗗”、“乖”在《说文》中均训为违背,“舛”字形为两只相背的脚,在《说文》中训为“对卧”,许慎对“舛”的训释因形说形,与文献中“舛”的词义不相符合。“舛”的本义是“违背”。《康熙字典》:“《博雅》舛,偁也。…《增韵》舛,错也。”汉贾谊《治安策》:“本末舛逆。”唐王勃《滕王阁序》:“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舛”在文献中的词义有“逆”、“错”之义,这个意义从“舛”的字形而来。

汉字“八”、“北”、“非”、“舛”、“𡗗”、“乖”有着相同的抽象结构,“八”的字形更是以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抽象结构,这个抽象结构就是造字主体心智中关于“背离”这一意义的意象图式;这个意象图式可以图示为:,图中横线是背景或路标(landmark),两个箭头代表两个朝向相反方向的同类事物。既是同类,或者应该有相同的方向,但却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背离分别之义,了然其中。汉字中水平方向的背离意象图式还有一个垂直方向的变体,汉字“𡗗”的构造即体现了这一变体。“𡗗”见于《说文·言部》“諄”字下,是籀文“諄”。“諄”有乖背义,《玉篇·言部》:“諄,逆也。”“𡗗”即以相背的两个“或”(“或”为古文“国”)字通过背离图式直

接表达了“諄”的乖背义。

6、“同比”图式:汉字“从”、“比”、“友”、“𡗗”的构造也是以组合两个相同的构字部件会意,但与前述“八”类汉字不同,“从”、“比”、“友”、“𡗗”中的构字部件朝向的是相同的方向。《说文·从部》:“从,相听也。从二人。凡从之属皆从从。”“从”由两个相随的人会意,表示相听从。《说文·从部》中有“從”,从“辵”从“从”,训释为“随行也。”《说文·比部》:“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凡比之属皆从比。”训释中的“密”指相亲密。“昆”字从“比”,有“同”义。《说文·日部》:“昆,同也。从日,从比。”《玉篇·日部》:“昆,同也,并也,咸也。”《说文·又部》:“友,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高鸿缙《中国字例》:“字从二又(手)合作,原为动词,周末渐与朋字同称,遂为名词。”“友”的甲骨文字形为,金文字形为,小篆字形为,均以两只方向相同的手会意,手加手,像是帮助的样子,所以字义为“朋友”。《说文·卩部》:“𡗗,二卩也。巽从此。阙。”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从二人踞而相从之状。疑即古文巽(恭顺)字。”“巽”字从“𡗗”,有柔顺之义。《康熙字典》:“《韵会》:‘巽,入也。柔也,卑也。’…《易·巽卦疏》:‘巽者,卑顺之名。’”

(二)对以上字例的综合分析

上述根据意象图式构造的汉字字例中,“二”(上)、(下)“回”、“𠔁”、“句”、“口”、“𠔁”、“八”的字符样式直如图示的意象图式,使相对抽象的概念得到了形象直观的表达,这类字可以归入裘锡圭先生所说的“抽象字”^[11],其字符形象描述了抽象的事物关系和动态。“北”、“非”、“舛”、“𡗗”、“乖”(乖)和“从”、“比”、“友”、“𡗗”的字符构造所表达的是较为具体的意象,前一组字的意象有共同的“背离”图式,后一组字的意象有共同的“同比”图式,这两组字的构造同样体现了造字主体的意象图式思维,是意象图式可以还原为多个意象的反映,其中意象图式决定了这类字的字形所表达的意义。

在认知隐喻理论中,意象图式被认为是隐喻映射的基础,根据隐喻映射的恒定原则(the Invariance Principle),所谓隐喻,即是将源概念域的意象图式以与目标概念域内在结构一致的方式映射到目标概念域^[12]。隐喻通过意象图式的映射,使相对抽象和结构模糊的目标概念更加清晰可感,易于把握。在这一节讨论的字例中,从“𠔁”的“𠔁”字本义为婴儿

泣哭不止,“不止”的意义属于时间范畴,相对抽象,这个抽象的概念通过“亘”字回旋意象的图式投射,得到了形象化的表达:一圈又一圈地循环,即是“不止”。“旬”字的本义为甲日到癸日的时间循环,时间的循环相对抽象,造字主体以空间的循环形象相比附,将空间的循环图式投射到时间,从而创造了字符“𠂇”,后来又加上义符“日”表明“𠂇”所表示的是时间的循环。通过“𠂇”和“𠂇”的构造,我们可以窥见古人以空间图式表达时间的隐喻思维。

四 结论

以上的讨论表明,表意汉字的形体构造不仅反映了造字主体心智中的意象,还反映了造字主体心智中的意象图式。构造反映意象图式的表意汉字有两类:(1)此类汉字的形体直接模拟了造字主体心智中的意象图式,并藉字形表达事物的关系或动态模式概念。(2)这类汉字的构造所反映的是认知主体心智中的意象,意象图式即蕴涵于字形所表达的意象中,且在意义的表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字形结构蕴涵有相同意象图式的表意汉字所表达的意义往往相同或相近。汉字是华夏先民的认知成果,对汉字构造中意象图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华夏先民的认知心理,进一步认识汉字构造的理据和规律。

[参考文献]

[1] 王寅. 中西语义理论对比研究初探——基于体验哲

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思考[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68.

[2] 王功龙. 汉民族意象思维与汉字的创生[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3):28-33.

[3] 王作新. 汉字的表现方式与意象思维[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3):41-46.

[4] 刘婧,李璵. 意象图式与汉字构造关系初探[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6):54-56.

[5]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7] 李福印. 意象图式理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80-85.

[8] 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36.

[9] 曹先擢,苏培成. 汉字形义分析字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 许伟健. 上古汉语词典[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11]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0-111.

[12] George 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M]// Andrew Ortony.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2-251.

The Structures of Ide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mage Schema Thoughts

ZHOU Yun-hu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mage schema thoughts. The ide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image schema structur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① The structur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is category directly imitate the image schemata in the mind of the character creators, and in that way express the ideas of things' 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patterns. ②The structur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is category reflect the images in the mind of the character creators, which contain the corresponding image schemata. The image schemata in the structure images are determinant in what meanings are conveyed by the characters, and the ide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s whose structures embody the same image schema express identical or similar meaning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products of Chinese ancestors' cogni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image schemata reflect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structures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the cognitive patterns of Chinese ancestors, and further helps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s and principl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image; image schema; metaphor